

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》图版札记二则

于梦欣

(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古籍研究所)

提 要 通过考察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》中的新图版,我们发现两处过去没有注意到的字形问题:曾侯乙墓中的“鬼”,过去认为从独立的“勺”旁,新图版可见“佳”“勺”共笔,此可联系并解释包山简从“鬼”之字,同时望山简新图版中“鬼”字也存在共笔现象;曾侯乙简新图版中有一从“咒”之字过去漫漶不识,对比古文字“咒”及相关字形,可推此形释“咒”合理。

关键词 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 图版 鬼 咒

近些年,一些较早公布的楚简得以重新整理,其中一项重要的整理工作就是为其拍摄新的照片。这项工作以近年出版的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》(以下简称《简册合集》)最具代表性。目前这套丛书已出版五册,重新拍摄的竹简照片及红外影像涵盖郭店简、新蔡葛陵简、信阳长台关简、曾侯乙简、望山简、曹家岗简、九店简等多批楚简(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等,2011;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等,2013;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等,2019;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等,2019;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等,2021)。这无疑为学界研读这些楚简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,图版中许多细枝末节也得到了更好的展现。整理者指出,通过研读《简册合集》新图版,发现了一些先前无记录的简文,还通过比对新出土资料,改释或新释多处简文,例如曾侯乙简 174 号简的“驳”,184 号简的“藁”,78 号简的“里”,183、185、199 号简中的“驕”等(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等,2019:前言 4)。又如,郭理远(2021)根据《简册合集》新公布的红外图像,对曾侯乙简、望山简中几处字词的考释提出补充意见。

通过考察《简册合集》图版,我们也发现了两处过去没有注意到的字形问题,或许可以为理解这些楚简文字的构形提供新的线索。

1. 鬼

曾侯乙墓遣策简中记有一种旗,作“△ 1 旗”。早先出版的曾侯乙墓考古报告中,

此字图版作:



《曾侯乙墓竹简文字编》摹作:



考古报告中,整理者(裘锡圭、李家浩,1989:516)将此字隶定为“隹”,认为从“鸟”从“隹”,“隹”即“堆”字,故“隹”为“隹”字异体。何琳仪(1998:1207-1208)认为此字从“隹”,隶定为“隹”,是“隹”的繁文。李守奎(1998:28)也认为此字声旁当隶作“堆”,“隹”“隹”声可通转,故“堆”可视为“堆”字异体,可释为“隹”^①。滕壬生(1995:316)早在《楚系简帛文字编》中也将其归在“隹”下,增订本(滕壬生,2008:376)中则将此字归在“隹”下。单育辰(2008:23)据甲金文字“隹”从“勺”,作 (合集18328)、 (再簋,集成3913)等^②,对此字右旁作出新的分析,指出右旁“隹”下“土”上的形实为“勺”旁。故△1应隶定为“隹”,从“勺”得声,就是“隹”字。又典籍中有“隹旌”一词,可以和曾侯乙墓竹简中的“隹旌”对照。至此,△1得以正确释读。

望山遣策简中记有一种旗,曾侯乙简整理者(裘锡圭、李家浩,1989:516)曾对此有所提及,并谓之“隹(堆)翬(旌)”,相关辞例作“△2旌,白旆,翡翠之首”,旧有图版及摹本如下:



此字李家浩(1982:194)认为其与曾侯乙墓的△1为一字之异,从辞例上看,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。单文(2008:25)在此基础上认为,此字应严格隶定为“隹”,“土”上所从为“隹”之省声。辞例“△2旌”正是《逸周书·王会解》的“隹旌”。

2019年《简册合集三》《简册合集四》公布了曾侯乙简及望山简更加清晰的新图版,帮助我们对这个字形有了更多认识。新出曾侯乙墓竹简图版中作:



通过观察,可以发现曾侯乙简的“勺”旁并不像摹本所示有一个独立的旁,相反“隹”旁下曳的笔画极长,“勺”旁依附在“隹”旁上,形成共笔:

① 李守奎(2003:241)也将此字收在“隹”下。

② 参看于省吾(1979)、裘锡圭(1980)文。

			
曾侯乙简 46	曾侯乙简 86	曾侯乙简 89	
“勺”旁共笔示意			本文摹本

这样的写法使我们联想到包山遣策简中的一个相关字形,写作:



包山 258 (以下以“△3”代替)

整理报告(刘彬徽等,1991:392)及李家浩(1996:6)皆结合该墓竹简中出土的荸荠(即鳧苳)实物,以及签牌上的“苳苳”,指出“△3苳”当为“鳧苳”。有关此字的字形,整理报告认为此字从“艸”从“隹”,为“萑”之误。李家浩认为此字写作从“艸”从“隹”从“九”。又谓:“‘九’的左侧一画与‘隹’的左侧一竖公用,右侧一画的中间加有一点。这种笔画公用和加点的情况,在战国文字中常见。金文‘鳧’所从‘鸟’旁作‘隹’。于此可见,简文此字应该释为‘萑’。”将曾侯乙简新图版所示“隹(鳧)”旁与包山简的“隹(鳧)”旁相比较,可知两处简文的写法是相同的。由此可知,楚文字中“隹(鳧)”旁确有一种“隹”与“勺”共笔书写的形式。只不过包山简的“隹(鳧)”旁,相较曾侯乙简的字形,省去了饰旁“土”,并在“勺”旁上附有横画饰笔。李家浩所说的“九”,当为《说文》训“鸟之短羽飞九九也”之“九”,又《说文》谓“鳧,从鸟九声”,“九”即“勺”旁。现在看来,李家浩在二十多年前已经提出“隹”“九”笔画公用的观点,可谓卓识。

有了“隹(鳧)”旁“隹”“勺”共笔的认识,我们进而考察了望山简新图版中的“鳧”字,发现其似乎并非写作“隹”,也并非从“隹”省:



望山 2-13

其中“隹”旁第三横笔左右墨迹不均,且与下面“土”旁相连,我们怀疑字中存在一弧笔,与包山简“勺”的写法相似,只不过下面又与“土”旁共笔:

			
《简册合集》图版	共笔示意	《望山楚简》摹本	本文摹本

这种不同部件之间的共笔虽然看起来比较特殊,但在楚简文字中时有发生。例如安大简新公布的《仲尼》中(徐在国、顾王乐,2022)，“厚”字写作“𠄎”，即楚简“厚”字上赘加“土”旁^①。楚文字“厚”可看作“石”“𠄎”共笔(参看冯胜君,2007:83、264-265)，《仲尼》之“𠄎”字所从“厚”之下部又与“土”共笔,与我们讨论的“𠄎”相似：

厚： 清华五·厚父 13 背 𠄎： 安大二·仲尼 01

现将以上有关“𠄎”字“隹”“勺”共笔写法所涉变化过程排比列出,以清眉目：

 (共笔) →  (增繁短横饰笔) →  (增繁“土”旁)

另外,除去上文所涉的各类写法外,战国文字“𠄎”所从的“勺”旁还有讹变为“九”形的写法,学者已作出很好的讨论,这里不再赘述(参看单育辰,2008:27;2014:93-96)。

2. 兕

曾侯乙简有一处记录木俑的辞例作“△一夫”，《曾侯乙墓》图版及《曾侯乙墓竹简文字编》摹本中“△”字作：

 曾侯乙简 212  (摹) 曾侯乙简 212

此字图版漫漶,整理者仅隶定为上部从“尾”之字。2019年《简册合集》公布的新图版中,这个字作：

  曾侯乙简 212

《简册合集》整理者(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等,2019:41)将此字隶定为“𠄎”,并谓：“看红外影像,下从‘兕’,疑是‘兕’字繁构。”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观点。

《说文》：“兕,如野牛而青。象形。与禽、离头同。”甲骨文“兕”象形,如：

 合集 10398  合集 10407  合集 28411  合集 32603

秦汉文字中“兕”写作如：

^① 网友“藤本思源”认为此字当为“厚生”合文,可参考。这一观点与我们探讨的共笔现象并不冲突(简帛网论坛“安大简《仲尼》初读”第7楼,2022年4月18日, <http://www.bsm.org.cn/forum/forum.php?mod=redirect&goto=findpost&ptid=12727&pid=30101>)。

 马王堆帛书·老乙 12  北大简·老子 36

以上有关“兕”的古文字字形较早被释读出来,战国文字中“兕”的释读则稍晚。《齐文字编》收《古玺汇编》中的两个字作:

 玺汇 0153  玺汇 3483

孙刚(2010:216)将其列在“𧈧”字下。郭永秉(2011:231)指出,这两个字当是“兕”字,字右下部分所从当是“矢”,“兕”“矢”古音相近,“矢”是加注的声符^①。观点可信。

仅看前文所举古文字“兕”,《简册合集》所谓曾侯乙简中的“兕”旁与它们字形相似,同在一个演变序列中,似乎很容易系联。不过,将此字隶定为“𧈧”的观点最早见于2009年出版的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[十四种]》,此时楚文字中的“兕”字尚未释出^②。曾国文字与楚国文字同为楚系文字,但若将曾侯乙简中的“兕”旁与楚国文字“兕”作字形上的对比,情况则大不相同。

楚文字中的“兕”旧不识,近出安大简《诗经·卷耳》简7有“我姑酌彼兕觥”一句,可与传世本《诗经》对读,徐在国(2017:11)据此释出安大简中的“兕”字,写作:

  安大一·诗经 07

在此基础上,徐文又将楚文字中旧释“羸”的字改释为“兕”,如:

 仰天湖 35  仰天湖 32  包山 41  包山 86
 包山 18  包山 48  包山 269  信阳 2-19
 包山牍 1  包山马甲漆书

曾侯乙简中的“兕”旁与楚文字中的“兕”虽然差别较大,但仔细思考后,我们以为这两种字形并不冲突,这种差异也是可以解释的。正如徐在国所言:

……楚文字中的“兕”,似应分析为从“兕”,加注“厶”声。……“𧈧”下部与“能”形混,当为“兕”的身体及四肢部分,上部推测应为“角”的讹变。

而这种有关动物身形的讹变在楚系文字中是比较常见的。例如“马”“象”写作:

马:A.  曾侯乙简 128  鄂君启舟节,集成 12113

① 相关意见参看郭文文后追记。

② 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[十四种]》以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》6卷本稿本为基础撰写而成,而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》6卷本是后出《简册合集》的底本。据陈伟言,《简册合集》中公布的竹简照片在2007年之前已经拍摄完毕(参看陈伟等,2009:前言2)。

B.  清华五·封许 06 C.  清华二·系年 130

象:A.  安大一·诗经 45  清华十一·五纪 70

B.  郭店·老子丙 04 C.  上博六·天子甲 02  上博六·天子乙 02

以上字形 A 类仍保留象形形象, B 类、C 类则是在 A 类基础上减省或讹变形成的, 各类字形之间象身体的部分写法差异极大, 又同时共存于楚文字中。由此观之, “兕”字完全可以存在相似的讹变过程。又, “能”形为楚文字中常见的集体类化符号, 楚文字中从“能”形之字如:

能:  清华一·皇门 06 罷:  包山 206^① 罷:  新蔡·零 2

罷:  新蔡·甲三 22 贏:  上博三·周易 53

“兕”字在演变过程中, 也很可能受到这种集体类化趋势的影响。同时, 值得注意的是, 包山简中还有一些不从“能”形的“兕”。我们认为在楚文字中, 一些长期受到集体类化影响, 导致造字理据模糊的字, 它们偶尔出现的一些不常见的异体字形, 常常会揭示这个字的古老来源。例如楚文字中“帝”多从类化符号“用”形写作 (清华一·尹至 05), 偶作 (清华五·厚父 07), 后者的写法与甲金文字作 (仲师父鼎, 集成 2743) 相似, 是其来源。就“兕”字而言, 上举安大简中并未完全类化作“能”形的, 包山简中、等字形, 似乎还保留有兕尾的象形意味, 与上举“象”字变化过程相似, 或与其“本来面目”有关^②。

有关“𧈧”所从的“尾”旁, 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从“𧈧”省声。楚文字中“𧈧”多用为“徙”之声符(黄德宽主编, 2017:201-202)。“徙”“兕”音近, 徙, 心纽支部, 兕, 邪纽脂部, 韵母旁转, 声母相近。“𧈧”作声旁或写为“尾”, 例如“𧈧”字从“尾”写作 (新蔡·甲二 113)、 (楚帛书)。推测此字为附加“𧈧”声的“兕”字, 或为从“兕”从“𧈧”省的双声字。《合集》整理者谓“𧈧”是“兕”的繁构, 或许也是就这个原因而言的。上举战国齐、楚文字的“兕”分别从“矢”声、从“厶”声, 曾侯乙简中的“兕”附加声符也比较合理。

故我们认为曾侯乙简中的这个字释为“兕”字, 应该还是比较符合文字演变规律的。同时, 这也为我们认识古文字“兕”提供了过去未见的新资料。

① 有关楚文字“罷”的考释参石小力(2022)文。

② “兕”的这种字形或可看作上举“象”字 B、C 类变体的组合形式。

总之,随着拍摄条件的发展、拍摄水平的提高,新拍摄的竹简图版清晰度更高、细节也更加丰富。依靠这些新图版,一些以往楚简研究中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可以得到进一步认识,这对楚系简帛文字的考释及其他相关研究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。目前,仍有一些楚简仅有早期不甚清楚的图版可供学习研究,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受到早期拍摄条件的制约,期待这些楚简的新图版早日问世,为学界研究楚简文字提供更好的条件。

补记:蒙季旭昇先生提示,1988年发表的《荆门包山2号墓部分遗物的清理与复原》(《文物》1988年第5期)一文中,包山马甲上的“𠄎”字摹作,其上有“厶”旁,与包山简中的其他“𠄎”字写法大致相同。后出《包山楚墓》(文物出版社1991年,第222页)图版中该字则无“厶”旁。本文正文采用的图版截取自《包山楚墓》。有关包山马甲上的“𠄎”字,2019年10月27日悦园(尉侯凯先生)已在武汉大学简帛论坛《安大简〈诗经〉初读》第179楼的发言中指出,《荆门包山2号墓部分遗物的清理与复原》一文公布的马甲上的字应释“𠄎”。谨向季先生致以衷心谢意!

参考文献

- 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(编) 黄德宽 徐在国(主编) 2019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》(一),中西书局。
-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(编) 2012 《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》(貳)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陈伟等 2009 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[十四种]》,经济科学出版社。
- 董莲池(编著) 2011 《新金文编》,作家出版社。
- 冯胜君 2007 《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》,线装书局。
- 郭理远 2021 《读曾侯乙墓竹简、望山楚墓竹简杂记》,《汉字汉语研究》第1期。
- 郭永秉 2011 《睡虎地秦简字词考释两篇》,《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徐在国 程燕 张振谦(编著) 2017 《战国文字字形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黄德宽(主编)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(编) 2021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(拾壹),中西书局。
- 何琳仪 1998 《战国古文字典——战国文字声系》,中华书局。
- 湖北省博物馆(编) 1989 《曾侯乙墓》,文物出版社。
-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 1991 《包山楚简》,文物出版社。
-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中文系(编) 1995 《望山楚简》,中华书局。
- 李家浩 1982 《信阳楚简“灃”字及从“𠄎”之字》,《中国语言学报》第1期,商务印书馆。
- 李家浩 1996 《信阳楚简中的“柿枳”》,《简帛研究》第2辑,法律出版社。
- 李守奎 1998 《楚简文字考释三种》,《简帛研究》第3辑,广西教育出版社。

- 李守奎(编著) 2003 《楚文字编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- 刘彬徽 彭浩 胡雅丽 刘祖信 1991 《包山二号楚墓简牍释文与考释》,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《包山楚墓》,文物出版社。
- 刘钊(主编) 2014 《新甲骨文编》(增订本),福建人民出版社。
- 刘钊(主编) 2020 《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全编》,中华书局。
- 裘锡圭 1980 《甲骨文字考释(八篇)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4辑,中华书局。
- 裘锡圭 李家浩 1989 《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》,《曾侯乙墓》,文物出版社。
- 单育辰 2008 《谈战国文字中的“鬼”》,《简帛》第3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单育辰 2014 《楚地战国简帛与传世文献对读之研究》,中华书局。
- 石小力 2022 《说战国楚文字中用为“一”的“翼”字》,《中国语文》第1期。
- 孙刚(编纂) 2010 《齐文字编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。
- 滕壬生 1995 《楚系简帛文字编》,湖北教育出版社。
- 滕壬生 2008 《楚系简帛文字编》(增订本),湖北教育出版社。
-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荆门市博物馆(编著) 2011 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》(一),文物出版社。
-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(编著) 2013 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》(二),文物出版社。
-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湖北省博物馆(编著) 2019 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》(三),文物出版社。
-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黄冈市博物馆(编著) 2019 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》(四),文物出版社。
-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(编著) 2021 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》(五),文物出版社。
- 徐在国 2017 《谈楚文字中的“咒”》,《中原文化研究》第5期。
- 徐在国 顾王乐 2022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〈仲尼〉篇初探》,《文物》第3期。
- 于省吾 1979 《释勺、鸛、匚》,《甲骨文字释林》,中华书局。
- 张光裕 滕壬生 黄锡全(主编) 1997 《曾侯乙墓竹简文字编》,艺文印书馆。

(责任编辑:杨鹏华)